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

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

HEBEI JIAOYU CHUBANSHE

河北教育出版社

8

二十世纪

中国散

文大系

8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目 录

缪崇群

- 守岁烛
- 苦行
- 畸人
- 紫薇
- 红菊
- 红茶
- 夏虫之什
- 随笔 (二则)

关 露

- 端午节
- 仲夏夜之梦
- 一个牛郎的故事
- 秋夜
- 海的梦

- (1)
- (5)
- (7)
- (10)
- (13)
- (18)
- (20)
- (29)
- (41)
- (44)
- (51)
- (58)
- (63)

徐霞村

烟灯旁的故事

(68)

L 君的话

(73)

陆晶清

笈 (三)

(83)

东瀛杂碎

(87)

我哭你唤你都不应

(93)

猝遇之后

(97)

“绿屋”

(99)

吴秋山

谈茶

(103)

蟋蟀

(107)

廖沫沙

通货膨胀史话

(112)

官僚与贪污

(115)

鹿马传

(117)

陆蠡

哑子

(123)

蟋蟀

(126)

八哥

(129)

荷丝

(131)

黑夜

(132)

海星

(133)

钟

(133)

桥

(134)

夏夜

(134)

失物 (918)	(135)
春野 (927)	(136)
蛛网和家 (936)	(138)
光 (946)	(139)
梦 (956)	(141)
松明 (966)	(142)
蝉 (976)	(144)
竹刀 (986)	(145)
囚绿记 (996)	(151)
寂寞 (1006)	(153)
门与叩者 (1016)	(157)
徐 讷 (1026)	
住的问题 (1036)	(162)
夜 (1046)	(169)
禁果 (1056)	(171)
周立波 (1066)	
黄河 (1076)	(184)
徐海东将军 (1086)	(188)
沁源人民 (1096)	(193)
汤增敷 (1106)	
姊姊的残骸 (1116)	(201)
生命的红酒 (1126)	(206)
墓草丛中的骷髅 (1136)	(209)
新的婴孩 (1146)	(212)
爱人告诉我的 (1156)	(215)
吴组湘 (1166)	

- 柴 (281)
- 差船 (281)
- 村居记事二则
- 泰山风光
- 马国亮** (281)
- 湖畔之秋
- 冬之什
- 文化与文明
- 欧·亨利的启示
- 自然的芳香
- 天籁 (281)
- 生命的回音
- 青鸟 (281)
- 当一个人走路的时候
- 老 向** (281)
- 村声
- 典梨 (281)
- 杨 刚** (281)
- 沸腾的梦
- 星
- 北风 (281)
- 上警报课的一天
- 靳 以** (281)
- 红烛 (281)
- 窗 (281)
- 造车的人
- (219) 醉犬
- (227) 视客
- (236) 网棘
- (246) 光巷
- (266) 即对
- (267) 鞭
- (272) 仄竹
- (274) 暴囚
- (277) 真寐
- (278) 己口
- (279) 百 翁
- (280) 伯丑
- (281) 夷
- 果禁
- (284) 斯立园
- (287) 何黄
- 平林永新翁
- (291) 耶尔
- (294) 烟柳新
- (296) 雨叔
- (298) 命主
- 露 中 草 墓
- (303) 夏的藤
- (305) 人爱
- (309) 晰琅吴

火 (313)	(313) 里友
渔 (317)	(317) 伯夷
猫 (320)	(320) 夏梦
雨夜 (326)	(326) 春时
丽 尼 (331)	息微
春夜之献 (333)	(331) 行香
海夜无题曲 (334)	(333) 阮 树
无言之曲 (335)	(334) 香墨
月季花之献 (337)	(335) 行香
失去 (341)	(337) 亭湖
拉丽山达 (345)	(341) 宇古
飘流的心 (347)	(345) 林花
贫乏 (349)	(347) 不窗
黎明 (350)	(349) 雨雨
红夜 (352)	(350) 张贵
鹰之歌 (354)	(352) 大荆
池畔 (363)	(354) 雨雨
江之歌 (375)	(363) 顾源
范长江 (375)	翁 幸
再渡阴山 (379)	(375) 口南
勿离额济纳 (384)	(379) 雨雨
陕北之行 (400)	(384) 血烟
吊大同 (407)	(400) 夫 魏
叶永蓁 (407)	第一的领域
家信 (407)	(407) 余巨
曹 白 (407)	袁 扣

这里，生命也在呼吸……

我的路 (18)

冬夜 (330)

初春偶笔

喘息

潜行草 (33)

柯 灵 (333)

望春 (133)

夜行 (233)

路亭 (337)

古宅 (113)

苏州拾梦记

窗下 (343)

雨街小景

供状 (330)

伟大的寂寞

桐庐行 (333)

踟躅 (333)

李 脩

南口的苹果

死所 (333)

吸血虫 (333)

殷 夫 (100)

监房的一夜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

叶 紫

(412) 火

(417) 雷

(423) 雷

(425) 雨

(428) 雨

(430) 雨

(441) 雨

(443) 雨

(445) 雨

(448) 雨

(451) 雨

(456) 雨

(458) 雨

(461) 雨

(465) 雨

(469) 雨

(472) 雨

(475) 雨

(477) 雨

(478) 雨

(481) 雨

(487) 雨

(487) 雨

(487) 雨

(487) 雨

(487) 雨

(487) 雨

还乡杂记	(493)
行军散记	(502)
插田	(514)
长江轮上	(518)
玉衣	(523)
周木斋	
影痕	(527)
无感之感	(528)
刺字赞	(530)
讳败	(531)
幻灭	(532)
坐实	(534)
卖弄	(536)
男盗女娼	(537)
栽刀	(538)
凌迟	(540)
不在岳飞之上	(541)

缪崇群 (1907—1945)

笔名终一。江苏人。青年时代赴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后，开始编辑文艺杂志。1935年在上海以写作为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桂林、重庆等地从事编译工作。1945年死于肺病。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晞露集》、《归客与鸟》、《废墟集》、《夏虫集》、《石屏随笔》等。

守岁烛

蔚蓝静穆的空中，高高地飘着一两个稳定不动的风筝，从不知道远近的地方，时时传过几声响亮的爆竹，——在夜晚，它的回音是越发地撩人了。

岁是暮了。

今年侥幸没有他乡作客，也不曾颠沛在那迢迢的异邦，身子就在自己的家里；但这个陋小低晦的四围，没有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温情，只有像垂死般地宁静，冰雪般地寒冷。一种寥寂与没落的悲哀，于是更深地把我笼罩了，我永日沉默在冥想的世界里。

因为想着逃脱这种氛围，有时我便独自到街头徜徉去，可是那些如梭的车马，鱼贯的人群，也同样不能给我一点兴奋或慰藉，

他们映在我眼睑的不过是一幅熙熙攘攘的世相，活动的，滑稽的，杂乱的写真，看罢了所谓年景归来，心中越是惆怅地没有一点皈依了。

啊！What is a home without mother？

我又陡然地记忆起这句话了——它是一个歌谱的名字，可惜我不能唱它。

在那五年前的除夕的晚上，母亲还能斗胜了她的疾病，精神很焕发地和我们在一起聚餐，然而我不知怎么那样地不会凑趣，我反郁郁地沉着脸，仿佛感到一种不幸的预兆似的。

“你怎么了？”母亲很担心地问。

“没有怎么，我是好好的。”

我虽然这样回答着，可是那两股辛酸的眼泪，早禁不住就要流出来了。我急忙转过脸，或低下头，为避免母亲的视线。

“少年人总要放快活些，我像你这般大的年纪，还一天玩到晚，什么心思都没有呢。”

母亲已经把我看破了。

我没有言语。父亲默默地呷着酒；弟弟尽独自夹他所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不经意地便养成了一种易感的性格。每当人家喜欢的时刻，自己偏偏感到哀愁；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究竟为什么呢？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没有不散的筵席，这句话的黑影，好像正正投满了我的窄隘的心胸。

饭后过了不久，母亲便拿出两个红纸包儿出来，一个给弟弟，一个给我，给弟弟的一个，立刻被他拿走了，给我的一个，却还在母亲的手里握着。

红纸包里裹着压岁钱，这是我们每年所最盼切而且数目最多的一笔收入，但这次我是没有一点兴致接受它的。

“妈，我不要罢，平时不是一样地要么？再说我已经渐渐长大了。”

唉，孩子，在父母面前，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

“妈妈自己尽辛苦节俭，那里有什么富余的呢。”我知道母亲每次都暗暗添些钱给我，所以我更不愿意接受了。

“这是我心愿给你们用的……”母亲还没说完，这时父亲忽然在隔壁带着笑声地嚷了：

“不要给大的了，他又不是小孩子。”

“别睬他，快拿起来吧。”母亲也抢着说，好像哄着一个婴孩，惟恐他受了惊吓似的……

佛前的香气，蕴满了全室，烛光是煌煌的。那慈祥，和平，闲静的烟纹，在黄金色的光幅中缭绕着，起伏着，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定一下神，又似乎自己乍从梦里醒觉过来一样。

母亲回到房里的时候，父亲已经睡了；但她并不立时卧下休息，她尽沉思般地坐在床头，这时我心里真凄凉起来了，于是我也走进了房里。

房里没有灯，靠着南窗底下，烧着一对明晃晃的蜡烛。

“妈今天累了罢？”我想赶去这种沉寂的空气，并且打算伴着母亲谈些家常。我是深深知道我刚才那种态度太不对了。

“不——”她望了我一会又问，“你怎么今天这样不喜欢呢？”

我完全追悔了，所以我也很坦白地回答母亲：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逢到年节，心里总感觉着难受似的。”

“年轻的人，不该这样的，又不像我们老了，越过越淡。”

——是的，越过越淡，在我心里，也这样重复地念了一遍。

“房里也点蜡烛作什么？”我走到烛前，剪着烛花问。

“你忘记了么？这是守岁烛，每年除夕都要点的。”
那一对美丽的蜡烛，它们真好像穿着红袍的新人。上面还题着金字：寿比南山……

“太高了一点吧？”
“你知道守岁守岁，要从今晚一直点到天明呢。最好是一同熄——所谓同始同终——如果有剩下的便留到清明晚间照百虫，这烛是一照影无踪的……”

……

在烛光底下，我们不知坐了多久；我们究竟把我们的残余的，惟有一岁守住了没有呢，那怕是蜡烛再高一点，除夕更长一些？

外面的爆竹，还是密一阵疏一阵地响着，只有这一对守岁烛是默默无语，它的火焰在不定的摇曳，泪是不止的垂滴，自始至终，自己燃烧着自己。

明年，母亲便去世了，过了一个阴森森的除夕。
第二年，第三年，我都不在家里……是去年的除夕罢，在父亲的房里，又燃起了“一对”明晃晃的守岁烛了。

——母骨寒了没有呢？我只有自己问着自己。

又届除夕了，环顾这陋小，低晦，没有一点生气与温情的四围——比去年更破落了的家庭，唉，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的过往以外，那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

岁虽暮，阳春不久就会到来……

心暮了，生命的火焰，将在长夜里永久逝去了！

一九三〇年六月改作

（选自《晞露集》）

苦 行

信不信由你，这本书，并不如初想时那么荒谬怪诞，两年前我看过一次，一段一段稀有的事迹，使人发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感觉。至今有些印象，还能或明或晦地留存在脑际。

人们对于一个被揭晓了的谜，便仿佛失去了它原来那种浓厚的趣味，而谁都知道金子是从深山，从砂砾中淘炼出来的，可是山石砂砾仍是被视为山石砂砾，这或许就是人们长远地只住在宇宙之间，从不曾进到真理的乡土里去。

在那本书上说，从前热带地方有一个土人，他高举着他的手，直等待着鸟雀在他掌上搭起了一个巢窠。他是傻子吗？他就是所谓野蛮的未开化人？然而我并不这样想；我相信他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忍受了任何困难与折磨，屹然不动，鸟巢到底选择了他的掌上搭成了！

获得希望的花朵与结实的果子的，不属于有信心的傻子，难道专是聪明的贤哲的吗？

我陡然悟觉了苦行的道理，它好像一道闪光，照明了我在生命途中的一个指向。

宗教导人信仰：一个“神灵”，或是有一个“主宰”，或是上帝，或是菩萨——一个共同的至善，或是真理。叫人忏悔过去，忘却现实，冀求未来……

——一手握宝剑，一手捧经典么？

——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啊！

——我还聪明，我不执迷，我傻，我也不受威吓。

——不管罢，信仰即在其中了。

其实，天堂和地狱，都是离我们一样的遥远，也许是一样临近，我们应当怎样举步，怎样行抵呢？还是怎样裹足，怎样踌躇呢？

人本来是一种矛盾的动物，有良知也有情欲，无所谓善或恶，精神和肉体都要寻索它们发展的线路。徒念“南无阿弥陀佛”或是“我主上帝”，便能直登“乐土”这种事，我还不相信有此秘诀，有此捷径！

对于苦行安之若素的，我想起了那居住在热带地方的一个土人的终成善果了。

我也想起了常常看见的那些坐禅，持斋，传道，托钵者，他们恐怕只是作了一种形式，甚至于用形式来乞食，来充饱他的皮囊，有谁了解苦行是到达至善的一条必经之路呢？惟有苦行，才是从根蒂处遏制一般虚浮的欲念的。

一个政客，一个经理，一个少爷或小姐，一个大老板……他们消耗着他们自身以外的许多生命，许多劳力，许多利润，无非是来充饱了他们自己。他们比他们以外的人更肥满些，更“营养”得法些，所以他们有更多的钱，更多的力，更多的“精神”，更多的脂肪，于是他们“创造”了更多的，更机灵的，其实是更坏的，更违反自然的，更压榨他人福利的享受的方法。没有见过地狱的，且看看这些地狱的守者罢！他们才是真正的肉食渴血者，真正的掠夺者！

他们都是敌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生命的敌人，我们同敌人在一起或是屈服敌人，我们即没有生命，也即是我们不要生命——这不是一个谜，也不是一个被揭破的谜，我们要进到真理的家乡去，我们惟有一路的战胜那些敌人！

苦行，便是我们生命途上的一盏明灯。带着它可以走向任何

遥远，任何广大的地方去，可以走到那个真理的家乡去。万万个人同向一个至善的真理的家乡去了，今日的世界，难道还不能转一个新的场面吗？每个人以苦行磨炼着他自己，他的生命会发出纯洁的闪光，集无数的纯洁闪光的生命，组成了社会世界，我想物质的生产将是充裕而且会剩余下来；因为谁也不要侵占。精神收获将是丰饶而且会储存下来；因为谁也不想掠夺。无限的成了一环，无竭的互相交流，整个的世界是完全的光明，没有了地狱，任何的角落，以至心灵的角落，都是天堂。

苦行不是消极的，不是抹杀生之欲念的，唯有苦行才是燃起了真正生命的火种；唯有知道苦行，体行苦行的人，才能知道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灵素组成的。

我没有信仰更不是一个乌托邦论者。我在高举着我的手，柴枝般的手，只是为了一种招示：

记住我们的敌人！认清我们的敌人！反抗他们！战胜他们！

我的手永不放下！

真理一定会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巢窠来！

二十八，八

（选自《夏虫集》）

畸人

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也渐渐知道了这么一个人，可是直到现在还说不出的姓名来。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不过我，和别的许多人，也许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陌生的，根本留不下什么丝毫

的影子。

有一位同事先生告诉我，大约一半为着取笑说：“他是石屏的一个阿Q。”我想了想丰子恺先生那本阿Q画传上给阿Q描画下来的模样，果不期然而然的是大同小异。但我立刻从心里给他取消了这个绰号，而把他当作石屏的一个畸人看待了。

这个畸人惟一的特征就是一个独身人。他的头发和胡须虽比较长些，但绝不像一个囚犯，身上的衣服虽然不大修整，但绝非褴褛；态度虽然悠闲，而工作并不懒惰；沉默而不痴哑；贫穷而无谄相……总之，除此以外，也可以说并没有一件奇闻奇事是足以传叙的了。

一个单身汉，他的生活无疑的也是单纯的。像这个畸人，他自然没有雇佣他人来代他工作的需要和能力，可是他自己也不受任何人的雇佣而为他人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是怎样的生活：生活下来，生活下去，总是这样维持着他的一个畸人的生活。生活对于他好像不是享受，不是夺取，也不是服务。

在理论上站不着脚的东西，在事实方面却也活生生的存在着。像鲁滨孙在孤岛上创造了他的新环境的故事，那或许只是限于给儿童们读的。一个人，被围困于人海当中，不陷溺，不倒下，不没顶，还泰然自得地生活着的人。姑且叫他是畸人，当他是畸人，那又有什么愧色或不该的呢？不该的倒许是成群成群的人，人，人，人同人一样的人，畸人太少，畸人不可多得罢了。

畸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毕竟是一个谜，然而都关在生活这个谜里的人们，在畸人的眼下又不知道应该作怎样的解释了。

有一次（我听到过的一次）这个畸人在街上捧着一束花——比鲜花还美丽还动人的，用各色纸片扎成的花，跟随在一个行人的后面问：

“要花吗？”